



深度

大溪地南岛记事：汪洋彼端，梦中兄弟

在看似遥远的大洋两端，台湾与大溪地仿佛同样存在“两岸”关系，只要仔细凝视，就能发现这两端居住着一群人们，他们因国家而离散、却又因国家而重聚。

特约撰稿人 李易安 发自台东、大溪地 | 2018-10-28



排湾族人於Te Pu Atiti'a 文化中心举办童谣工作坊。图：原走大溪地团队提供

【编者按】在老华侨的国民党部、台侨的新鲜足迹之外，大溪地与台湾之间另有一道伏流，隔着汪洋，来自台东的排湾族人与大溪地的马欧希人，在初次见面的那一刻，就仿佛已在梦中多次相见。二十世纪的台湾仿佛一张羊皮纸，重层写满了老一辈华人的生命故事、新一代台湾汉人与原住民寻找自我的历程，而这些篇章，也奇妙地同时复写在大溪地的土地上。本文为系列报导的最后一篇。第一篇为[大溪地华人记事：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民党”与关帝庙](#)，第二篇为[大溪地台侨记事：华人不再？老面孔与新时代](#)。

从大溪地回到台湾一个月后，我走进台东县金峰乡的撒布优（Sapulju）部落。

“Ia Ora Na！”族人约翰远远看我走近，就先举起酒杯，用大溪地语和我问候，接着围坐在他身旁的人们，也纷纷举杯高喊“Ia Ora Na！”他们后方，两面来自法属玻里尼西亚的大旗醒目挂着，一面代表大溪地岛、另一面则代表马克萨斯岛（Iles Marquises）。

约翰是排湾族原住民，在原住民族电视台担任节目企划和主持人，也是今年九月前往大溪地参加纹身艺术节的交流团团长。我在大溪地时和交流团擦肩而过，只能透过关帝庙的庙公理查隔空引介；传讯息给约翰时，他正好准备在部落召开分享会。“我们出访，不是交流团自己的事而已，而是整个部落的事，所以回来就办了个分享会，让大家开心吃喝，也把交流感想回馈给部落。”

排湾族常将家屋前院当作半公共空间，供部落其他成员串门，偶尔也充当活动用地；这次分享会，就办在一个民宅的前院里。身为活动召集人、很有明星架势的约翰，不时来回穿梭走动，偶尔应粉丝要求合影留念。站在投影布幕前主持时，他台风稳健、口条清晰，在场族人不断被逗得大笑。

南岛语族：隔着海洋的神奇连结

这次前去大溪地，其实已经是约翰的第四次了。“我第一次去，是二〇一二年。那时候看到大溪地有国民党，也吓一大跳！”

约翰和大溪地的缘分，最初其实是由一位日裔摄影师——间丹尼（Danee Hazama）所开启的。间丹尼年轻时因为被南岛语族的文化吸引，而在大溪地落脚定居；后来得知大溪地马欧希人的祖先可能来自台湾之后，便时常来台取材。二〇一二年，他整理在台湾拍摄的

作品，于大溪地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台湾？”（[Nos ancêtres de...Tawian?](#)）的摄影展。于是说起来有点奇妙，最早试图让大溪地民众意识到大溪地和台湾有历史连结的，竟然不是大溪地本地人、也不是台湾人，而是一位日裔艺术家。

“因为认识了间丹尼，我们开始访问大溪地，然后发现，我们居然和这么遥远的岛屿，有如此多的连结。”

这些连结之中，最外显、也最切身的，便是彼此的长相和身型。



约翰说：“因为认识了间丹尼，我们开始访问大溪地，然后发现，我们居然和这么遥远的岛屿，有如此多的连结。”图为于大溪地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台湾？”（[Nos ancêtres de...Tawian?](#)）的摄影展。图：间丹尼（Danee Hazama）提供

“我一下飞机，就有大溪地人跑来跟我说话。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我当时一听就知道，哇，他们把我认成大溪地人了。”约翰说着，眼睛都笑得眯了起来。就连庙公理查一和我提到团长约翰，也惊呼“约翰哟，他比大溪地人还像大溪地人！”太平洋的彼端，似乎没有地图上看起来的那样遥远。

这种隔着一片海洋、像梦一般的神奇连结，也不断体现在交流团其他成员的经验之中。有些语言上的连结，不见得有严谨的系谱考据，但在初次见面时，还是足以拉近想像中的距离。在交大念博士的部落青年 Ulung Lupiliyan（利锦鸿）随口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大溪地语的『谢谢』是『Māuruuru』，而排湾语则是『马沙鲁』，我差点都要在那边认表哥表姐了。”

参访团的成员，除了纹身师、木雕师、以及部落青年之外，也还包括原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大溪地的行程为期两周，原本只是受邀参加在 Te Pu Atiti'a 文化中心举办的纹身艺术节，却额外拜访了推广大溪地文化的阿里奥里艺文中心（[Centre Culturel et Artistique Arioi](#)）和玻里尼西亚艺术学院（[Conservatoire Artistique de la Polynésie Française](#)），甚至还在当地大学举行学术座谈。个中目的，除了增进南岛语族之间的交流，也是为了呼应台湾政府的“南岛外交”，增进大溪地人对台湾的认识。

南岛外交：原民运动、“南岛出台湾论”与台湾的外交困境

南岛外交，是近年在台湾越来越常被提及的名词，目的是将台湾的“南岛文化”转化成为外交资产，为台湾的国际困境另辟出路，与“新南向政策”的初衷，可谓系出同门。

但“南岛外交”并不是在一夕之间就蹦上台面的。其形成的背景，和台湾“原民运动”崛起、“南岛语族”的国际学术动态，以及台湾近年的“国族困境”有关，实际上反映的是三十余年来台湾的社会变革。

台湾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活动，从早期的农业技术援助、远洋渔业合作，逐渐渗入“南岛”色彩，转向强调台湾原住民和南太平洋的历史连结，而原住民歌舞团，也越来越常成为总统出访时的“标准配备”。

一九八〇年代台湾解严前后，社会运动百花齐放，原住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开展，除了在国内要求改善压迫原住民的结构制度之外，亦和外国原住民团体合作串连。

一九九〇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白乐思（Robert Blust）根据语言资料和遗传学分析，提出了南岛语族的“出台湾论”。他指出，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歧异度高，却和南太平洋各族的语言有亲缘关系，于是合理推断，今日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复活节岛、南至纽西兰的广大地域，居住在其中的子民，极有可能源自台湾。这个理论，进一步激励了台湾原住民和世界其他南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时序进入二〇〇〇年，台湾实现首度政党轮替，刚上任的民进党政府加速投入南岛论述，以便拓展在南太平洋的外交工作——南岛外交，由此正式在历史舞台上登场。在此期间，台湾不但高调举办“南岛民族领袖会议”，甚至于二〇〇七年在台北成立“南岛民族论坛秘书处”，企图将台湾主导的南岛跨国体系制度化、常态化，而原本多半在体制外动员抵抗的原住民，也开始被整并入官方政策之中，越来越频繁地参与体制内的外交工作。

然而好景不常，二〇〇八年台湾再次政党轮替，这些前朝的南岛计划，也在国民党政府上台之后逐一中止。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岛外交在马英九执政期间较为沉寂，但南岛元素依旧是马英九推动外交工作时的重要杠杆——尤其，南太平洋地区，本就是台湾仅存少数邦交国的主要分布范围之一。

在这个趋势下，台湾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活动，从早期的农业技术援助、远洋渔业合作，逐渐渗入“南岛”色彩，转向强调台湾原住民和南太平洋的历史连结，而原住民歌舞团，也越来越常成为总统出访时的“标准配备”。

民进党政府二次执政之后，南岛外交再度成为显学。二〇一七年蔡英文出访南太友邦，便将出访专案命名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使得“南岛”二字，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的专案名称之中。此外，此前因政党轮替而胎死腹中的“南岛民族论坛”计划，也已经在二〇一八年拍板重启。



2017年蔡英文出访南太友邦，便将出访专案命名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使得“南岛”二字，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的专案名称之中。此前因政党轮替而胎死腹中的“南岛民族论坛”计划，也已经在二〇一八年拍板重启。图为2018年南岛民族论坛的活动。图：2018年南岛民族论坛网页

“谁”的南岛外交：原住民是汉人政权的外交工具吗？

然而，尽管原住民运动在台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原住民在参与南岛外交时，仍在面临重重困境。

举例来说，二〇一〇年有原住民舞团应“太谊专案”之邀陪同出访，原本准备了太鲁阁族的舞码，外交部却认为舞蹈语言太过暴力，因此要求更换为比较平和欢乐的阿美族舞蹈。没想到访问团下了飞机，却见到当地人手持武器、以传统战舞欢迎他们，令台湾舞者觉得外交部既不了解、也不尊重原住民文化。

谈到这点，Ulung 也有类似的抱怨。交流团这次前往大溪地的经费，虽然大多由部落募款自筹，但亦有部分来自政府补助。对于财政拮据的部落组织而言，政府补助如天降甘霖，却也意味着繁复的文书往返和行政手续：他们在出发前增加了拜访行程，因而在交流团名单中增加了专业讲师，政府承办人员却要求人已经在大溪地的他们限时补件、交代新增成员的“出访资格”。当时为了补件而人仰马翻的 Ulung，除了对于承办人员的颟顸态度感到不满，也不禁怀疑对方如何有能力检核原住民的“出访资格”。

这些问题，凸显出台湾的所谓“南岛外交”、“原住民外交”，很多时候仍是以汉人的视角出发，而且掌握预算资源、决策权的人，对原住民文化也不一定熟悉，很难避免让原住民觉得，自己只被视作外交棋盘中的“资源”。

此外，和南岛语族扯上关系，也不只是台湾原住民而已。被誉为“台湾血液之母”的医学专家林妈利，就试图透过血液和基因研究，主张“大部分台湾汉人都有原住民血统，因此与中国汉人属于不同种族”。借科学实证精神为南岛语族研究拓路的，还有植物学家钟国芳，他努力采集样本，精彩地论证太平洋许多地方的构树来自台湾，也间接描绘了南岛语族的迁徙历史。

这些南岛研究的动态，不只在学界引发论战，也经常在象牙塔外成为台湾国族建构计划的论述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南岛语族在血统上、文化上的连结，不仅重置了台湾人看待自

己和世界时的视角，也让台湾脱离大中华文化的国族工程，找到了南岛语族这根有力支柱。

对此，有些原住民知识分子，虽然一方面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性提升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不免觉得不安。极端一点的看法甚至主张，原住民在被中华民国汉人政权殖民半个多世纪后，现在又被挪用成为独派汉人政权追求独立、巩固国际地位的工具。

这种感受，也反映在 Ulung 于交流过程中萦绕心头的疑问——虽然来自台湾的他们，不断强调台湾和大溪地的连结，但大溪地人对于“南岛语族”这个词汇，似乎并不熟悉。他反思，为什么反而是台湾人如此标举南岛语族？

原住民外交：建立自信，翻转视野，反思自身处境

但话锋一转，Ulung 强调，原住民在南岛外交之中，绝对不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毕竟，政府强调南岛文化，的确可以提升原住民的自信。”

尤其，像这次前往大溪地的交流团，从计划发起、到行程安排，都是由部落自行组织行动，甚至连经费也尽量自筹，“像我们这样自发去做交流、而不是接受政府安排，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或被利用，而是真的去交朋友的。”

更重要的是，拜访同样被外来政权殖民、正在努力复育文化的大溪地，也让他们有机会回过头来反思自己在台湾的处境。

在分享会上，约翰便不断借由在大溪地的经验，试图提醒族人反观自己。

“我有个很特别的感触。虽然大溪地人同样被殖民，但他们的小朋友却可以很流利地讲出自己的母语，也会讲法语。反观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现在只会讲国语，连用族语自我介绍都讲不出来；会讲族语，反而变成一件奇怪的事了。我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

虽然有些沉重，但约翰的语气并不严厉。他没有一味控诉汉人的殖民结构，只是冷静、诚恳地反问在场的族人：“我们这些大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创造出可以说族语的空间，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行？”

以萨摩亚纹身和排湾族纹身进行比较研究的另一位部落青年 Suliljaw Lusausatj，则特别留意到大溪地人看待传统纹身的态度。

“他们对于纹身看得很慎重，要纹身，是整个家族陪着一起去的。不像在台湾，我们要刺青还要偷偷摸摸地做。有些原住民，甚至还有汉人那种儒家观念，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纹身。”就像 Suliljaw 自己，尽管身为研究传统纹身的年轻学者，家里依旧反对他刺青。

对于纹身，Ulung 也有话说。“在台湾，军警人员是不能在看得到的地方刺青的。但在大溪地，不只机场的海关人员有刺青，甚至飞机上的空姐也有。对他们来说，刺青代表的不是黑道流氓，而是一种文化认同。”再说，今日在台湾，原住民就算有刺青，多半也是学汉人刺龙刺凤，自己的图腾符号早已丢弃。

实际上，大溪地人曾经和台湾的原住民一样，在法国殖民者的优势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之下，丢失了纹身、传统乐舞的传统。今日大溪地蓬勃发展的传统艺术，其实也是在式微之后，由大溪地人向外学习、重新复振的结果。

大溪地文化复兴后，不只大溪地本地人对自身文化重拾自信，就连许多外国观光客到大溪地，也都会特意寻找知名纹身艺术家，只为在身上刺上大溪地特有的文化图腾。



大溪地人曾经和台湾的原住民一样，在法国殖民者的优势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之下，丢失了纹身、传统乐舞的传统。今日大溪地蓬勃发展的传统艺术，其实也是在式微之后，由大溪地人向外学习、重新复振的结果。图：原走大溪地团队提供

然而文化复振在大溪地引起的，绝不只是观光客猎奇式的兴趣而已。针对这点，Ulung指出：“在台湾，原住民的文化遗产和复振，仿佛是原住民自己的事，跟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在大溪地，本地的文化复振却是法裔人、华人的共同课业，很多人都会共同参与。”

Ulung 举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例子。交流团拜访当地的艺术学院时，他曾经询问一个法裔学生为何要学大溪地舞，对方回答因为她也是大溪地人，大溪地的文化就是她的文化。Ulung 感叹，“这在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分享会结束前，约翰收起笑容，语重心长地总结，“我们除了对外强调自己来自台湾、强调『南岛语族』，让别人认识自己之外，也要去思考，强调这些，对部落、对族人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要标榜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主人，那么就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自己究竟为这片土地做了什么。”

非此即彼的取舍？文化界线的融合、互动与未来

原本“无国界”的南岛语族，却在现代国家出现、国界划落之后，成了彼此的“异邦人”，现在又因为“新台湾人主体”的建构，而获得国家资源支持，也才得以重新遇见彼此——他们因国家而离散，却也因国家而重聚。

最后，约翰不忘埋下伏笔，撩起族人对大溪地交流的未来想望。

“我们正在邀请大溪地的团体来台，一开始规模可以小一点。我们不要一步登天，可以有个十年计划，让能量慢慢酝酿。”

虽然才刚从大溪地回来，但每个交流团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再次回访。就连已经去过四次的约翰，也在期待下一次成行。“听说大溪地的国民党明年春节要办活动，可能会邀我们过去。不过我们要想一下，人家过中国农历年，我们去要凑什么热闹？难不成我们要去『弄狮』（台语，“舞狮”之意）喔？”约翰不愧是主持活动的能手，一用诙谐语气讲到“弄狮”，一旁的族人又哄堂大笑。

的确，大溪地华人社群每年春节都有庆祝活动，诸如元宵花灯、舞狮表演，也已经成为整个大溪地的年度盛事。但负责筹办年节活动的信义堂，仍然希望表演“富有中国特色”，如果台湾原住民再次受邀前去，要在华人节庆场合带来什么表演，确实值得讨论。

实际上，以往被视作汉人习俗的“八家将”、或者台东地区特有的“炸寒单爷”，早就有不少原住民参与其中。换个角度想，如果在大溪地，法裔人都可以跳大溪地舞、到关帝庙拜神求签，那么台湾原住民能不能代表台湾，将炸寒单带至大溪地呢？

这些由“谁”来表演“什么”的争议，总避不开“文化界线”的划定和协商，而那些划界的过程，也往往是各种权力交锋的场域。更有趣的是，原本“无国界”的南岛语族，却在现代国家出现、国界划落之后，成了彼此的“异邦人”，现在又因为“新台湾人主体”的建构，而获得国家资源支持，也才得以重新遇见彼此——他们因国家而离散，却也因国家而重聚。

终究，关于民间外交，关于如何找寻台湾与世界更宽阔、更开放的连结，大溪地都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那些如梦境一般的连结，除了老华侨至今仍在沿用的国民党徽之外，也可能是华人民间信仰在刈香之中串起的香火网络，或是南岛语族千百年来的流散与重聚。

作为岛屿，大溪地充满歧义，它浮在温热的海平面上，提供距离、也提供镜像，让我们得以隔着一片大洋，回看自己。



热门头条

1. 墙外百科墙里人：中国大陆的维基编辑们
2. 办政府，是门好生意：我申请了一张“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3. 【图解】华航罢工争的“疲劳驾驶”是什么？欧美航空法令怎么做？
4. 究竟谁是我妈妈：为什么在香港，孩子都跟外佣长大？
5. 杨一峰：韩国瑜市长，高雄宣传片，问题在美学
6. 台北国际书展2019：“独立”精神给书展大卖场带来了什么？
7. 中共元老李锐逝世：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8. 《流浪地球》评分攻防战：“弥赛亚情结”与另类民主实践？
9. 小端网络观察：台湾同婚专法上了微博热搜，关注破3.9亿
10. 朱令的二十五年：（四）看似获得“庶民的胜利”，却是惨胜，甚至没有赢

编辑推荐

1. 香港丁权案关键：“传统权益”论述从何而来？
2. 罗钧禧：古巴修宪公投，一夜醒来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了吗？
3. 【独家】戴晴撰文：李锐与三峡工程
4. 跨国搬家故事：他们帮助“老外”离开中国
5. NeoGeo mini：SNK 会社及街机文化盛衰史
6. 奥斯卡大预测：影艺学院能跟上这个时代脚步吗？
7. 关于爱，Erik Olin Wright教我的事
8. 那一年差点被罢工封杀出局的奥斯卡：蝴蝶效应可以多离奇

9. 影像：烟火渡元宵，台南盐水蜂炮

10. 【重温】专访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文革是毛对自己和中共体制的颠覆吗？

延伸阅读

大溪地华人记事：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民党”与关帝庙

在中华民国庆祝107年国庆的此刻，远在太平洋的大溪地岛上，当地的“国民党第一支党部”也迎来了成立百年纪念。国民党部为何在此？在大洋中央的小岛上、故乡与美国之间，当地华人如何在异乡走过百年岁月，终至姓氏逐渐散佚？

大溪地台侨记事：华人不再？老面孔与新时代

失去了姓氏的华人，还是华人吗？不会说华语的华人，还是华人吗？“台湾来的人”也是华人吗？为了与中国领事馆交流，“国民党部”可以改名吗？留在大溪地的华人，各自有不同的答案。